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阮子孝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疏

丁此呂

黨惡羣奸欺君亂政疏

王嗣美

巨奸黷賄大壞科場疏

高桂

科場大壞欺罔成風疏

饒伸

邪臣朋奸欺君徇私滅法疏

史孟麟

詞臣汗壞科場憲臣沮塞言路疏

孫行

酌議南畿督學憲臣以新文教疏

汪若霖

科場伊邇功令宜申疏

汪若霖

科場典制宜遵部臣檢舉非法疏

孫居相

直述科場情形遏流言以重大典疏

汪若霖

校士宜公取材宜廣疏

劉策

邪臣關節疏

孫居相

謹據見聞直發科場積弊疏

孫居相

場弊會議已明督勸意在求脫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乞賜究處以懲欺蔽疏

阮子孝

南京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待罪留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姦昭察

隱惡起忠良於昨戍之中復言官於降調之後蓋不

啻如雷霆之撼擊而罔敢越志如日月之照臨而無

或遁情萬年太平之治身親見之矣臣欽承明旨何

敢追言往事乃其間猶有欺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

論列所未盡言而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臣其容
以無言乎竊惟我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以摻
羅豪俊以弘施化理者端在於是豈爲權勢子孫計
哉又豈爲小人阿附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
惟此一節最爲公道而名卿碩輔皆繇此出蓋斌斌
稱盛矣先是嘉靖年間有大學士翟鸞執政其子翟
汝諫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一鸞當道雙
鳳齊飛之語世宗皇帝超然頓悟並皆黜革不叙
遐想此時公道尙昭昭未泯也乃今則有大謬不然

者蓋緣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值 皇上冲年
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爲
之鷹犬附已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已者雖極忠
賢悉蒙擯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卽天下榮辱之所
關也縉紳之士違衆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
繩營覬顏阿附以求媚居正之心者良亦不少如居
正男張嗣修懋修敬修俱膏梁子弟不識一丁者也
敬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鰲所取居正許以
京堂後被御史劉臺列之疏中其事竟寢嗣修中丙

子順天鄉試連中會試及廷試則託徐爵密通馮保
中一甲第二名懋修已卯鄉試則巡按御史郭思極
所取其外簾本房係原任常德府知府曹慎也懋修
墨卷止完二篇郭思極得之以爲奇貨卽置之袖中
會試墨卷俱在外倩做臨時傳遞廷試題係居正所
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遂中第一甲一
名敬修亦中二甲末幾郭思極陞京堂曹慎等俱擢
提學居正寵僕尤七又對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
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自卜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

庭之常談乎故壬午鄉試有幼男隨居正在京尚未
進學湖廣撫按官不知居正病危差人接回原籍科
舉行至德州而居正不起始差人趕回不然則今科
探花又歸張氏矣汪篆在南京操江時伊掌院莫敢
忤者後歷轉吏部招權納賄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迨
居正病故乃重賄馮保結交甚厚以大張氣焰其子
監生汪之鼎生員汪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
奔走問卜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爲筆削假作王之鼎
等密稿大加圈點刊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

及王之鼎由京師赴試應天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
人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出郭迎謁者
比進都門卽館於原任禮部劉尚書之宅下程餽送
其門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禮記有
名者與之連號代做臣自上年八月終赴任留都尚
未揭曉都城士民紛紛籍籍皆云王之鼎已中了臣
始不信及出榜果中二十五名已而相會士夫又云
王之衡全科決中無疑臣亦不信及閱湖廣試錄果
中臣三十一臣知信夤緣有自而人言之果不虛也夫

居正挾 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
擢魏科主篆假居正權勢以攝服天下而伊男二人
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爲身後子孫計而不
復知爲 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
不復知有 陛下也使國家大公之典爲權姦私已
之圖 祖宗求賢之科爲小人壟斷之局蔑視君父
紊亂朝政莫此爲甚中外臣民所公惡天地神人所
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
尤爲宰卿者必使子弟人人登第而後其心始安否

則爲缺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賢才何由而得治
道何由而興其爲國家盛治之蠹誠非渺小此臣所
以日夜惶惶拊心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
上軫念求賢重務大彰國法比照翟鸞事例張懋修
張嗣修敬修王之鼎王之衡槩行罷黜不叙以爲權
姦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郭思極曹慎等查明一併
重處以爲小人附勢干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十三
省已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各宜矢心奉公期
得真才毋許仍前附勢徇私違者容臣等據實叅奏

庶幾邪屏跡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之理
矣

黨惡羣奸欺君亂政乞賜顯逐以彰國法疏

丁此呂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

臣以不類待罪臺官先因災異陳言中以故相張居
正餘黨未殄爲請無何臺諫諸臣相繼彈劾諸不法
者次第罷去邪穢漸清忠良彙奮乾坤朗霽之會固
千載一時也臣復何言顧臣惟今天下尚有積憤而
不能平私憂而不能置者所關國法人心良非細故
不於今日盡斥其人而痛懲其事後將若何臣惟我
祖宗創設賢科以經術取士二百餘年恪守成法真

儼然天地鬼神臨之卽有懷私挾詐之徒亦徃徃智
窮力詘於此毋敢有睥睨其間者不謂楚相秉政羣
小朋姦乃一旦敗壞至此極也幸蒙 聖明先後入
臺諫諸臣言赫然電斷居正及王篆之子不論公私
槩行除名矣其鷹犬主司如陳思育曹慎劉志伊諸
人亦旣次第削籍矣乃猶有同惡羣姦擁位如故其
何以平大法而垂永鑒也哉 臣按丙子之役爲張嗣
修主者今兵部員外稽應科也庚辰之役爲張懋修
主者今山西提學副使陸檄也爲張敬修主者今河

南叅政戴光啓也逮壬午之設居正死矣乃餘威所
劫猶有爲王之鼎王者則修撰沈懋孝也以上四臣
開私竇於公門而恣行胸臆盜國典爲奇貨而投媚
權姦事旣與曹慎等同則罪豈宜以獨異乎然四臣
之罪猶人各其事也乃復有運籌布局甘爲姦佞之
魁如原任禮部左侍郎何洛文者洛文自館選時卽
爲居正所暱向以乾兒畜之凡屬意羣姦必藉洛文
爲介紹嗣修懋修及策制策皆洛文代爲之又雕刻
其卷傳示士紳間以塗人耳目有識者莫不掩鼻唾

罵而彼方肆然得志若罔有聞蓋不復知有人間廉
恥矣夫大廷入對固主上臨軒所策也乃亦可以偽
爲將誰欺欺天乎以斯人而猶然竊清秩以糴閭里
且津津日望三台星也謂王法何夫洛文之罪已不
勝誅矣乃復有喪心逾理甘蹈無將之戒如見任禮
部左侍郎高啓愚者啓愚已卯主考南闈入辭居正
密承風旨輒以舜亦以命禹爲題蓋舜禹之事臣知
之矣此居正之逾萌也啓愚故爲是以覘人心傳示
四方妄相風擬至禪繼之嗣亦所不諱蓋人心之爲

其搖惑已甚矣夫以臣代君固臣子所不忍言也乃公然以此命題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以斯人而猶然二春卿以司典禮且駸駸日躋樞近也謂天道何故臣愚謂招權納賄一切尚可釐也至挈二百年大公之鉅典爲奸人媚竈之資則紀綱法度將無復有可守者矣是人心所爲積憤而不能平者也城狐社鼠瑣瑣不足計也惟踵一二權門之死士當爲異日滋蔓之圖則社稷蒼生將必有受其遺毒者矣又人心所爲私憂而不能置者也伏乞 皇上俯察愚忠下

部核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高啓愚等褫職正罪以戒
人臣之欺罔而有二心者庶幾國法丕昭而厲階永
杜人心大定而臣節斯純矣

巨姦竄賄大壞科場乞賜罷斥以隆盛典疏

王嗣美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三月

臣聞國之不治由於官邪而官之失德在於寵賂我
國家二百餘年以來惟賓興一事最爲公典近時有
一二墨吏議者 皇上赫奮乾剛悉從顯斥又俞言
官議詔視嘉靖辛卯事例簡廷臣往庶無骫法以故
承事臣工兢兢然奉法惟謹及乙酉鄉試錄出海內
翕然稱維新之典可謂井井無議矣迺往歲猶有大
開私竇以科場爲市廉恥掃地名教不容舉士類欲

唾其面者是尙可使之復玷清班而辱詞垣哉臣昔

見御史丁此呂疏論翰林修撰沈懋孝典應天壬午

鄉試廢公徇私中王篆子王之鼎時懋孝松深蒂固

未蒙處分然臣比時以爲懋孝之不理於人口者止

此一事耳及臣待罪留垣人言嘖嘖咸謂懋孝典試

回無論本省卽華亭膏腴田亦置賣六千餘畝每門

生戶內各詭寄五六百畝門生各有後言臣聞之不

勝駭愕竊計翰林之官秩清祿薄卽甚貪墨誰其魄

之繼而廉待其實乃知此年場事苞苴公行而入殼

之人半皆富室臣除踪跡詭秘訪聞未真者不敢過
爲苛求以傷雅道謹據事體敗露爲行道之所喧傳
者摘其一二爲陛下言之第二十七名狄獻明溧
陽監生也一丁不識而以關節中一百三十名賀學
禮原任江西按察使賀邦泰子也口尚乳臭而以錢
神入此尤其隱者耳又有七十二名主尚行係松江
富室子也方懋孝典試渡江遨遊燕磯尚行乃使人
粧作貨郎售賣雜貨而香囊之內暗藏賄帖其數三
千懋孝視其帖笑而袖之仍擲還其囊曰不買尚行

遂高奪錦標此其一也第一百一名劉士理江西安福人也先經其兄劉士瑗在浙進場曾中懋孝之弟沈懋莊彼時感恩謝以千金後壬午本官後入浙場相約互中其子弟而誓之曰負盟者如日故本官於南京場中中其士瑗之弟士理不謂天不從人士瑗在浙場索其子卷者累日竟不獲中後懋孝怪其背盟與之大哄士林咸爲掩口此其二也至於一百二十九名包文熠乃包檉芳之子也檉芳曾爲提學副使與懋孝同縣且至親懋孝點主考時檉芳星夜趨

往前路分作驛丞叩頭迎接懋孝驚問裡芳遂以文
燭之事爲托叩頭再四許以二千懋孝因出袖中之
題與之及入場時文燭顧人代替進場乃與人在樓
霞等處携盒遊宴至揭曉而文燭之名儼然列榜中
矣此其事卽懋孝同鄉人在南中者咸能口之其非
誣可知矣以止數人皆南中縉紳之所共言輿皂之
所共知亦臣所習聞者其餘形跡曖昧人所不知者
臣尚未枚舉也夫糊名易書所以示公也簾分內外
所以遠嫌也王之鼎之中猶云附王篆之勢至於私

開苞苴公行賄賂若懋孝者則是以祖宗二百餘
年之公典而爲姦雄肥家之計是尚謂有紀綱有法
度哉故是年揭曉凡在吳越賈人子素號錢勇者大
半以貲中選故吳下謠云往年所中皆寒士今年所
中俱富室又有謠云小沈欺大沈太深者蓋指今禮
部尚書沈鯉也是年鯉曾與懋孝同作主考懋孝私
通賄賂比時鯉不之知人但知其共事一場而不知
鯉被其欺也耳語意懋孝上壞祖制中欺同僚下
敗士風自不被人言尚當含愧入地杜門不出矣今

接邸報云嚴然北上求補原官而且揚揚於人曰我無意宦情某某京貴有書勸駕何言無人一心一至是哉若懋孝者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大容於堯舜之世者矣臣又見去歲順天鄉試官籍中式者其人雖非原籍其文書係已出臣陛下尚從科臣之奏悉置之法並將主考之人降調若白丁如王尚行等其人視冒籍舉人又萬萬不如而主考之人貪竇實法儼然無恙是不謂賞罰失平乎若不於此時亟賜罷斥儻下科承乏懋孝復典南北文衡或爲會試同考則

其舊習慣便賄賂公行其爲科場之累者又可勝言哉臣於懋孝素無半面之識又無纖介之嫌但退茲去邪臣之職也感時觸事情不容默伏心望明俯賜乾斷將懋孝亟賜罷斥以爲人臣黷賄營私之戒庶衆憤以洩倖門可杜而科場重典將永永無弊矣

斗勇大壞欺罔成風乞清積弊以快人心疏

高

桂

禮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正月

臣惟求賢致治哲王之要圖也以人事君蓋臣之上務也聖祖宗設立制科蓋謂選舉易私為科目一切糊名易書之法足以昭大公而羅英雋也夫憑紙上之言以盡天下之材且為艱難矣然猶以風清弊絕可望舉才得五我朝運百餘年公道賴存泮場一事自權相作備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子挾私求進砥柱中流者僅見知縣陳一忠

檢討沈一貫提學金學曾隨波而靡者亦復不少繼是倖門四啓私屬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以爲定例不可破者何哉見聞熟而積習之私難挽也彼居正初壞科場每以意授人忤者立見顯禍能先意承志者則以美官酬之若持左券此其貽玷冠裳至今唾者未已也且明憲在前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俊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若不一洗而更新之則溢觴日甚不知其何所底止

已臣謹人近日科場有議者爲我皇上陳之查得
我朝開科取士之制簾以外主防檢簾以內主校閱
何善也適因各省巡按御史侵越職掌內簾絕不與
事寢失初制且弊孔煩興矣萬曆十二年科臣王繼
光建議仍復京考之例蒙旨釐正中外翕然然內簾
之弊有反甚於外簾者宜臺臣之有詞也累科故典
兩京主考必於翰林中資俸深而物望隆者以畿輔
首善之地自當選擇而使以故得人斌斌稱盛近因
規規資次人得預擬或陰植私交遂至辱大典而羞

當世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該府以主試該翰林院
具題蒙旨以右庶子黃洪憲等往隨接邸報見得本
官一本文衡重任聞命惕衷懇乞 聖明申飭責成

以重大典等事大畧謂場中閱卷去取全由同考與
夫彌封對讀朦朧改竄之弊預行申飭等因衆方愕
然以爲主試自館臣分耳何至曉曉若此臣詢之人

咸謂今歲場屋必至決裂不得不先爲張本也旬日
之間滿京之傳以爲某兩浙富人必得華選某三吳
巨室必才前列臣以爲道聽未足信也至榜一出大

半符小言矣揭曉之後士人中有謂某以館穀進
某以里閭交遊進者館於此猶以爲憎者之口未必
至此及聞遺失試卷始信前言有據矣夫試卷場中
最爲嚴密未閱之先責在收掌既閱之後責在提調
等官亦且各卷例當送部科校閱者也可任其散逸
而不爲之所采昏夜擾攘之際必有收貯之地典守
之人此言訛而可明也乃監試疏中謂臣委官封
鎖擁雜混失硃卷謬矣臣前科曾爲鄉試提調官知
鄉場之中乃會場之始臣於八月二十七日往貢院

封鎖什物見千餘人混入詢之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天明方行驗出比時試卷先同榜出矣何竟無一失耶無知之民肯冒不宥之法取必不可得之利耶未揭榜之先遠近傳言場中失火後竟不然則今日試卷之失毋乃先去以滅其跡乎不知此欲蓋而彌張者也奉旨追尋數閱月矣何乃逡巡觀望宜聞而久不聞也查得禮部題准科場事宜各省直揭榜之後卽將^上墨真卷解部會同該科辨驗是否原卷通行覆^上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黜^上以示懲

戒此非也杜漸防奸不得不爾也今各生試卷若無下落卻不知所中者爲真耶僞耶恐以甲爲乙移花接木所不免耶且彌封等官多有認記改作之弊今雖欲辨之無由矣舊例凡士子草藁不完者先行貼出不准進場今第四名鄭國望藁止五篇執事官若罔聞知乃巍然擢高科矣縱才過董賈律以典制則悖也第十一名李鴻論語股中有一字于考之海篇直音因匿論私取貌詢之吳人土音以生女爲因此其爲關節明甚孟義犬結尾云時僞而可以爲國

吾未知新莽之果不可爲周公也書經二篇結尾云
傳岩之遇方自以爲不世之遭卽有賢者豈能盡出
其右而自吾姑待之豈理者也文義難通又右此第
二十三名屠大其首篇云以後來之識見合諸前此
之圖謀以新生之意見合諸初時之謀議有以一夫
奏言輒行者中庸篇云道之端由此造其知乎道之
端由此造其能乎孟義大結云之噲者流與唐虞爭
烈至後場以創作餅以闢作壁以蜉蝣爲浮游等字
大率六通爲此卽置之小試當在黜降之列况可以

點賢書之他若二十一名茅一桂二名潘之惺二十
八名任家三十三名李鼎七十名張毓塘卽數字
數句之疵繆不必過求然亦嘖有煩言矣夫在明經
適用而不經之字豈宜妄書順理成章爲文而不通
之文豈容收錄且硃卷遺匿真偽難憑公論混淆辨
驗無自不知本房作何評騭主考曾否參訂向來硃
墨卷類爲一處何獨至硃卷而遺之昔人易中用三
古字作冒今奈何互相牢籠恬不爲恠耶大抵今之
科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爲能主司以文場爲市

利在從利勢在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
及人之親遂至上下雷同名義掃地蓋自陸檄錄其
嵇應科甘心鷹犬習以成風今日之事其所出來者
漸矣不可不爲之寒心也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
紀善白思道等主試致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遣

於邊一棄於市聖祖豈無意而重處之哉正謂開科
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姦則無姦不作矣此而營私
則無往不以矣方今文事武備俱弊無以維持世運
鼓吹休明制有科目之典庶幾獲真才以備使任若

茲上二二、法之臣欺上罔下妨賢病國則所關於清
時者非渺也又查得萬曆十三年順天鄉試主考
官張一桂誤中冒籍給事中鍾羽正糾舉亦從改南
十一年應天鄉試主考沈懋孝閱卷有議南京給事
中王嗣美參論革任聽勘今賄賂公行不止冒籍之
禁矣據所聞遠過南中壬午之弊矣若之何掩其不
善而著其善也夫犯者有罰猶恐積習之誰孤今犯
之者未必罰也無害之利非大聖至賢孰能不趨哉
國家設耳目之官許風聞言事今物議沸騰矣主事

于孔兼業已批送該科矣科臣竟無一言以摘發之
職掌云何豈其止或尼之耶臣惟事君之義務在不
欺此而不言則何以報陛下方今會試之期多士
雲集若不大加懲創何以新視聽而改轍絃臣備員
清署非不知容容之爲德顧義氣所激不能自已乃
敢披瀝血誠上采天聽伏乞特發嚴旨勅下九卿
會同科道宮將順天府取中試卷逐一檢閱要見原
卷見在多少有無情弊逐一查明據實上請以候處
分其有跡涉可疑及文理紕繆者通行議處明著爲

例以嚴乎來之防卽將

臣

重加妄言之罰以謝當事

庶公論可助倖門可塞衆憤可洩數十年之錮弊爲
之一清矣又有說焉天下事公與私不並立而人
之心疑與信不兩蒙自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卿之
子以才見收者乎而人固不之疑緣故相諸子先後
並進而一時大臣之子遂無有能見信於天下者今
輔臣王錫爵之子素號多才豈其不能至才可雲之
上而人之疑且信者相半也臣亦乞併將榜首王衡
與茅桂等一同覆試庶大臣之心跡益明可以信

今而傳後矣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邪正朋奸欺君徇私滅法乞聖斷以培公道疏

饒三神

刑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二月

竊惟權柄在址之所獨馭也至士人臣之所共事也而奸邪以心之所共惡也名器不可以假人况賢科乎夫馬報玉堦草指佞神羊觸邪况臣子乎今邪臣所爲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場之弊而人心所共憤恨不卒者亦莫如科場之弊臣有概於中久矣夫科目者國家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權大柄也君不得以私諸臣父不得以與諸法至公也故古之姦臣亦多

矣而鮮有壞此法者畏太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達奚珣中楊國忠二子宋湯思退中秦檜之子若孫書之史冊以爲醜詆此亦曠世一見耳未有人人冒濫如今日之甚者自舒鰲何洛文中張居正之子人猶以爲駭世及三子連沾科名而詞臣遂成故事於是戴光啓沈自邠並收二相子而恬不知怪一時用事大臣乘此而得所欲者不可勝數也然未有大通關節肆無忌憚如黃洪憲之爲者以爲一第不足以爲重則居於奉首矣勢高者無忌則錄其婚利厚者非

子則及上孫矣洪憲之情狀已見於陛辭一疏及拆卷對號之日反覆搜尋盡中所私而後已此非惟敢於欺皇上且將空天下爲無人焉故榜出而人人切齒無不欲唾洪憲之面正答其背也幸有禮臣高桂之發其奸也據所指字眼闕節雖才有可錄猶當亟以徇私棄之况文理紕繆章章若是而猶俱得保全洪憲覩然在列臣恐皇上自此不復有國法矣臣聞覆試之日尙多不能文者左都御史吳時來不分可否槩曰通得高桂面斥之而時來忍恥力爭

竟爾朦朧擬請夫始猶掩耳盜鈴今則入市攫金始
猶一人爲欺今則朋黨面欺矣此何可令後世見也
臣又見大學士王錫爵之辯疏內舉和彞爲言夫奚
之舉子自舉也豈嘗假手於人哉卽此一言其爲私
弊亦不能自解矣且字字劔戟而其中有曰突出一
高桂尤非大臣之語錫爵爲相三年矣不聞與人爲
善而聞爲人飾非自錫爵趨邪而忠臣賢士悉被斥
逐佞夫憐人躡躋顯要今又巧護其私以較轢正人
欺誑三其勢又將爲居正之續矣臣竊觀皇上

仁聖聰明抱大有爲之資而邪臣壅蔽欺罔致大權
大柄不由 皇上而由邪臣天下後世將以此爲聖
明之累矣夫邪臣共享壟斷之利而令主上獨受不
察之名此臣所以終夜拊心不愛一身以報也豈願
碌碌與權貴子弟比肩事主以爲科目之羞郎署之
玷哉今會試事又將竣矣臣恐復有觀望效尤者伏
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高桂所論徇私入殿究斥
退發下覆試原卷九卿科道從公細閱量留一二可
錄者以示聖恩重治黃洪憲作姦市私之罪以爲人

臣欺罔之戒至於吳時來附權滅法不稱臺長王錫爵庇黨恃勢殊乏相度均乞速賜罷斥如是而公道可培人心自服他日之流弊永絕於此舉矣

詞臣汗壞科場憲臣沮塞言路乞賜議處以昭

公道疏

史孟麟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九月

惟國家弊竇如鼠穴獨科場言路存什一於千萬耳
科場爲士人進退所關一不公而祇爲營私納賄之
府言路爲朝廷是非所係一不通而祇爲欺君罔上
之資往時大學士張居正視場屋爲家藏羅王司爲
私人一時受私諸臣因緣而射利故陽以媚輔臣而
陰以充私橐科場之弊至此極矣我皇上赫然振
怒罷司考之臣斥倖進之士清冒籍之途人心大快

如見天日咸以爲至公之世矣孰意不一二年而有
蔑旨賣法敢行汙壞如今詹事府少詹事黃洪憲者
乎往時大學士張居正移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炯
傳與南京都察院及各道御史令勿輕言朝政而又
借朝廷之法以杖言官假撫按之權以殺義士一時
言路諸臣敢於欺皇上而不敢於逆輔臣言路之
弊至此極矣我皇上赫然振怒復杖戍之官錄建
言之後去所附大臣而更置耆舊人心大快如見天
日咸以爲不諱之朝矣孰意不一四年而有蔑上樹

私敢爾且塞如今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者乎夫
洪憲之典試其以交遊進以貨賄進者不可瘳數且
其事汗穢不足以瀆上聽臣姑舍其汗者言其險者
硃卷墨卷相對而填名祖制也洪憲乃改正其墨卷
以行私而復失去其硃卷以滅迹聞今硃卷尚在洪
憲家特以字眼差訛文理互異不與墨卷相同故托
途法以欺而皇上耳此而可爲孰不可爲程文墨
卷射洞而中武新命也洪憲以孫坤浩之文進呈以
巢注洪之名中武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夫翰院爲斯

文宗廷而可以斯人奸其位乎且其挾傾險之謀直欲盡擠同官而遑登台輔此人不去則不惟科場之極弊而不返而結交中外舞弄威權或假 聖裁以制外譚或黨外臣以欺 皇上勢所必至者也時來之爲都御史其授意御史以擠人與授意御史以媚人者不可縷舉臣姑舍其隱者言其顯者 皇上覆試舉人正以昭公道而服人心時來迺黨護洪憲攘臂而爭生一時忿忿之心南臺爭投揭帖迺感激之言非經筵之制謂之衙門舊規則可謂之朝廷憲綱

則不可時來迺請立爲憲規以罰治御史起一時紛
紛之論夫六卿任事都御史得而彈壓其非今在覆
試則不以持正爲體而以黨護爲體在揭帖則不以
白法副對爲體而以投堂爲體此其意不過欲箝言
官之口以成其詐收御史之權以濟其私耳總憲爲
國是持衡而可以斯人奸其位乎且其挾窳窳之智
直欲盡排同輩而希冀銓衡此人不去則不惟言路
之阻塞而不通而顛倒是非混淆邪正朋黨之風成
於此禁錮之害成於此勢所必至者也參照左都御

史吳時來及少詹事黃洪憲詞能奪理智足文奸虞
廷孔壬之流魯國少正之類雖穢迹屢章於奏牘而
顯斥未斷於聖衷黨日聚而難離勢漸成而可畏伏
乞皇上察時來建言之忠而懲其改節以先年處
陳价者處之聽其自陳許令致任以爲憲臣沮塞言
路者之戒而黃洪憲鬼媚小人不可名狀乞照先年
張一桂史鉤或令閑任或調別官以爲詞臣汙壞科
場者之戒則創首惡而朝宁肅清懲大奸而天下知
畏人心返正公道昭明在此一舉

也臣愚不識忌諱
謹披裂肝膽以請

西議南畿督學憲臣以作新文教疏

孫居相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惟國家設學校爲人才所自出之地而憲臣董學政
尤人才所培養之樞至于畿輔學校又與他方不同
往例必會推御史之堪任者提衡其間誠重之也第
按部勤非特校藝密而士行且由之日敦按部踈非
特校藝弛而士行且由之日敝近日禮臣建議欲督
學使者歲考一周毋得類考良有深意南畿爲 聖
祖開基教澤首善其人又視各省爲獨盛先是學臣

必兩載始歲考一周時近賓興輒草率以類考結局
倘到任稍遲又或有陞遷事故卽類考不能完勢不
得不借先任學臣一二年前考案以塞責以故有一
郡六七年未經歲考者無論力學青襟無以自見卽
功令日濶士風日澆動恣淫蕩習成浮靡攘臂公庭
把持曲直捏造蜚語淆溷是非甚至聚衆而效脫巾
之舉者流敝至此世道之憂也今雖日勤考校猶慮
無以甄別人才整頓士習顧學臣楊宏科任甫期年
請告後今歲適當大比而黃溼又且以憂去矣士心

皇皇莫知嚮往及今不爲酌議恐國家雖有一歲一
考之令而南畿或迫於時之有限或阻於勢之難周
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謬謂今日爲權宜計則有按
臣分校之設爲永遠計則有添設學臣之說何謂按
臣分校蓋目下去秋闈僅半年矣當此臺臣寥寥若
他省改遣時日固不給卽將見在南畿按臣改爲督
學朝拜命而夕視事僅半年之間欲其將黃御史未
考之士府四州而遍試之亦難矣合無暫令三按臣
分校所轄士則身不出封域而歲校可周科場不悞

疏鈔

刑科

三三

計莫便於此者何謂添設學臣蓋按臣行部有察吏
諸務與學臣一意校閱者不同茲議分校亦目前應
卒之權先年淮揚巡按曾帶理學政旋即議罷爲其
不專故耳南畿地方遼濶人才濟濟難泥常格合無
添設一學臣分搭管理一管應廬鳳徽寧池太滁和
廣德一管蘇松常鎮淮揚徐州各學政俾之分馳校
閱歲一告完則考課旣勤稽行亦密庶文教振興而
士風大有裨益予倘謂一差則增一差之費添設學
臣未可輕議南畿人文雖盛乃吏事僅可當大省之

二或將三按臣損一爲督學其地方各照前議分轄
是一更置間吏治無損于前士習更新于後亦一議
也若以撫臣參差未便則一按臣與兩撫臣共事者
如順天如宣大比比皆是何至於南畿而疑之乎臣
待罪留臺謬有建白之司祇役南畿兼膺地方之責
目睹時事諮之輿論皆以學臣添設爲便不敢不竭
其愚以備一聖明採擇伏乞勅下部院再爲酌議萬
一臣言可採亟爲伏請施行臣無任屏息待命之

至

科場伊邇功令宜申謹撮三要以佐盛典疏

汪若霖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臣待罪春垣與知文事先該本科都給事中邵庶於今年二月內疏爲敬循職掌叅酌條規隨經禮部覆奉明旨不啻詳矣惟今主司入棘之期多士策名之始似不嫌於再三者謹摘陳之一目求士宜真夫孟氏知君之學通於政事季札聆音而知歷代之盛衰也豈文不足以知人哉第邇來士鶩浮華詞辭體要苟非法眼翻受煽迷而欲以得大儒莊人斯已難矣

夫文由心生才以養定察其靜躁醇駁雅俗倏促之
節而其人太畧可職也老成淵塞與夫少年嫻捷則
春華秋實之辨而緩急可量也議不叛於朱程氣不
撓於純正而聚用之不失爲珪璋司衡者宜何如斤
斤乎若夫策論開陳善道義取敷奏問者何必傲以
幻僻之條應者何得謬爲荒謾之語卽今時政多岐
人心靡競沿更關彊弱之運消長伏否泰之形何妨
反覆誦咨明示之的疏治安於賈誼究憤激於劉蕡
斯亦經國之遠猷而知人之實証也安得一以紛黛

爲觀已乎先該萬曆三十一年禮部覆奉明旨有云
各官奉行未力竟成虛文可不欽哉一日取士宜和
夫國家側席求賢弓旌賁出蓋綦隆矣上臣之誼以
以事君王命所臨天威咫尺其有烏堆是往有議論
交競猜嫌間作中外諸臣是非虛衷雅度鮮有不置
夫禮數其小者也上方匿之而下方意之於是簾以
外之職事有不必格而謄錄對讀等項滋弊實矣於
是簾以內之體統有不必肅而取舍盈縮之間有爭
端矣其精神不以研流品而以調人情其法紀不以

釐多奸而以修冰却渙散支吾苟幸竣事則亦已矣
夫鹿鳴之什詩人所歌又在於泰和洋溢以茲多士
彙進之初萬一有此其何以觀焉謂宜各靖乃心絕
去畛域求賢是亟遑恤其地方今躁競成風偏黨滋
熒不於源頭師表之地蚤爲銷融所關豈淺眇哉先
該萬曆二十一年禮部覆奉明旨有云科場以得人
爲重勿得以體面紛爭蓋爲是也一日訓士宜預夫
士幸生明盛之朝侈列鄉書漸登膺仕臯夔伊呂之
業豈異人任然而聲實多戾賢不肖輒懸至於裂檢

蕩閑靡所底止國家將安用之夫喧寢異境貪張從
心既只放于校士之科又未域于計吏之典此去年
臺臣所以有士習頹靡之疏也部覆維詳明旨孔棘
責令巡按官查實開報近有露章至者亦既灰沒矣
臣所爲訓戒宜先也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漢史有
云心未濫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今多士奮跡之始卽
女子受醮之期請以前疏覆旨刊行省直放榜之後
巡按御史面與宣諭人給一帙奉爲章程則孰敢不
約修其身以顛越者乎夫諸士勿謂一舉可遂驚溢

也苟持操寧淡則意氣無可以加之亦勿謂明旨爲
故事也苟隄防弗謹旣潰其安追之欲實在制其初
開恥端特戒於姑試冰兢自守遠重自期有司者將
折節而爲矜式爾朝廷造士方惓惓若此非好爲苛
也夫茲三者亦旣喋喋矣私惟國家三年一比急在
得人徒取輕薄浮詞何關令器而自非中外諸臣靖
恭並濟能無乖漏是故振綱絜領肅肅雖雖而因脉
之以禮入禮者可爲象而不可爲整之具也於是不
得不濟之以法施於未然之先故貴豫焉若曰一日

得士即可保之終身而盡獲其報者周咏濟濟以克
有寧其仕茲哉伏惟 聖明省覽勅下禮部亟行申
飭而臣等以白簡俟之其於賓興大典咸有裨焉臣
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科場典制宜遵部臣檢舉非法懇乞宸覽以彰

大公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

竊惟國家有不易之制人臣以勿欺爲忠頃該臣科

題爲東省違式試卷濫數充名按例查叅以重大典

事蓋據按臣溫如璋遵旨勘明禮臣胡國鑑閱實判

定而後知山東所取七十二名李衍賞卷篇章不具

文理未成則考官尚寶同卿彭遵古兵部主事張汝

霖等恣意濫收爲夫負臣等覈事甚確持論臣平覆

請勅下禮部量行議處則朝廷有三尺在何說之詞

柰何張汝霖者若罔聞知妄行檢舉爲徼倖苟免之計乎夫律文有公事失錯者許自覺舉蓋謂事屬偶誤尚可改正未經發露而先自伏法勿敢匿也今取士何事提衡參決一成而不可變安得姑以爲錯而又安從正之汝霖入國門有日矣長安衆口直佞交紛流於道路臣科以本月初七日題參而汝霖以初八日檢舉此何例乎臣等白簡不足問獨不畏國家有成法臣聖天子有神鑒將誰欺乎夫汝霖固今輔臣朱賡之子壻也輔臣老成練習天下爲公試問

國家二百年來有已被彈劾尚可檢舉者否有如此
檢舉可遂免究者否舉朝相顧莫不駭惑臣竊傷之
且凡人之檢舉也以認罪而汝霖之檢舉也以掩罪
展轉支吾不少怨艾至曰有憐才之心無隔垣之目
又曰時迫神疲不暇詳對是何言歟齊魯洙泗之間
豈謂無人以文不成篇者而曰才焉正恐失才多矣
當閱殊卷則疑謄錄闕落比及填榜則墨卷具在更
何隔越不加參証而敢大言不暇乎有乖藻鑑罔畏
簡書輒復謬爲此舉以溷宸聰狂悖請張殆無臣禮

使廟堂之上皆相倣效將天下公論盡付瑱瓦國家
大法盡可跳梁 皇上亦安所憑藉以整頓一世銷
其邪萌哉察影見形臣竊懼之是故由前以論則貢
舉非人諸臣均患於任使之不足猶可言也由今以
觀則矯誣亂紀汝霖獨傷於佞儻之有餘不可言也
伏乞 皇上乾斷亟將臣科題叅并汝霖檢舉二疏
勅下吏禮二部從公覆勘分別議處庶幾國家取士
之制人言事至之誼其猶存乎天日在上斧鉞在前
人實有心可終蓋抹臣職掌攸關迥膺自苦夫豈得

已而好爲嘒嘒以蹈叵測者哉伏望
聖明必寬
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直述科場情形遏流言以重大典疏

孫居相

南京福建道憲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臣等待罪留臺去年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之期
等承乏往監試事凡所爲革弊防奸者靡不殫厥心
力事畢出場南都人士咸謂此番關防視昔加嚴而
登俊亦稱得人臣等亦自幸以爲是役也可不負
皇上任使忽於秋冬之交傳聞江北諸生因中式人
少謬謂江南諸生有私臣隨遺書按臣黃吉士問之
吉士回臣書云士子紛紛之言誠有之但門下在事

弊端何自而生矧南北自不相敵而尤乎人哉臣密
訪諸生之言原無指實不過下第者倡爲此說以欺
鄉里妻孥云耳不謂吉士竟信其言登之於疏夫吉
士言官也臣等亦言官也使場內果有弊臣等豈不
能自發而直待按臣發之耶大抵場屋之弊多起於
彌封未有不通同彌封所而能作弊者今科彌封所
試官一爲廬州府同知劉師朱一爲鳳陽府同知易
皆江北官也又皆精明有執臣等用之良有深意
而使彌封書手先江南而後江北又有摺角點記等

弊無論

臣等

必究卽應官或亦不肯無言也其彌封

所犯

上之卷

臣

等無由識其姓名亦無由辨其南北

今不具論第查該所呈當貼出違式試卷除監生外
初十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八名內有江北顧榆等縣
董宗宣等二十四名十一十二日貼出生員共五十
六名內有江北六安等州縣徐慶等三十名使先送
者皆江南卷而何先貼出者有江北人乎此必不通
之論也及彌封之後便屬謄錄使謄錄書手果以南
北高下其手謄錄者皆江南人而可臣等後查二名簿

有揚州謄錄書手白承榮等七十一名滁州書手安
守道等五十六名和州書手薛志緒等四十六名此
皆江北人而亦偏於江南士子有之乎且所謄之卷
已中者見在禮部未中者發爲各府其有無弊端今
皆可覆而按也及謄錄之後尚有對讀對讀之後復
送受卷皆由臣等封鎖查對相同然後送入內簾今
謂謄錄所將前賄買暗記摺角遮入內簾甚有投之
水火者則是對讀受卷之所皆爲虛設監臨提調等
官設不稽查不幾於說夢乎臣等入場時數與臣考

二臣馮有經傳新德及房考諸臣韓光祐等楚鄉雖
落卷亦檢閱數次且調房互閱遵新旨也如江南者
先江北者後先送者取後送者遺則是場中有不閱
之卷矣不思以按臣視江南江北猶有分屬若以臣
等所屬視之則兩江皆吾子弟以內簾諸臣視之則
兩江皆爲門生何厚於江南何薄於江北而肯爲先
後抑揚之事哉况各房入簾志在得士又孰肯舍良
玉而寶燕石也即使江南房考私其子弟而江北房
考在鳳陽有懷遠知縣王敬在廬州府有霍山知縣

吳之皞在淮安有山陽知縣楊師孔在滁州有余椒
知縣關驥彼亦安肯舍其子弟而反錄他人也科場
賄買代倩傳遞等弊臣等條約諄諄言之不敢謂歷
科必無若謂每科必有而有必江南則宜乎江南疑
者未必中中者未必疑矣夫何名卿碩輔耀後光先
鼎甲魁元不乏豈會試場彌封謄錄員役亦預來江
南納賄乎此一恒人能知其必無也臣等簿查江北
進場正考遺才諸生凡一千二百九十二名幾與江
南相半則不爲不多其間有真草全無者有真草不

備者有請文者有錯落命題字句者有有文無語者
其卷目在歷歷可考則江北學文大畧可睹也安得
輕信無稽之言而重証江南多士哉又安得以江南
人之盛而謬謂臣等墮其術中哉臣等非爲諸生辯
蓋諸生作弊卽臣等不能察弊是謂負職因以負
皇上用是當出自白耳伏乞勅下禮部再查訪議覆
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校士立公取材宜廣敬補議以佐大典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國家作人之盛無如自鄉舉而登之進士至優渥矣邇來士風日壞科場奸弊日生皇上特令各巡按御史廉訪舉人是賢不肖復加殿最於是禮臣爰據疏揭遂有摘其姓名斥不獲進者亦既嚴矣自割卷者有行中不如式者有罰諸臣條奏益加秘密天語諄諄臣等且執白簡而議其後又誰干之顧臣猶有說焉國家設科取士務在得人非爲諸臣私桃

李也乃分房定數積習難開使才士拘而多供庸流
倖以取盈甚無謂也甚乃視力巨細爲士低昂王者
幾不持其衡何紛紛乎節經申飭未見遵依其在會
場尤甚今諸臣分校之始特乞嚴旨申飭各破拘
攣各房之內才多者多錄才少者少收迨乎取舍既
定然後褻彼益此於各房原額亦無減增放榜之後
仍將甲巳諸卷盡付部科有倒置者得按跡而糾論
之夫使才者且進不才者畢退至公也舍已之所不
足用人之所有餘至大也諸臣何憚而不爲乎國家

制科原無定額視之世運污隆爾累朝故事多有或
至四下餘人厥後三百五十人以爲常萬曆壬辰乃
始酌定三百斯亦盛矣顧在今日有不可不議寬者
何也舉人之有考覈也自今日始非第待以不肖之
心爲桎梏也固曰磨礪礪砥使有成器爲國家用耳
今成器多而用不加饒勿爲徒法令豪傑灰心乎矧
邇者覃恩大慶萬彙同沾歲貢之外尚有恩貢豈於
諸士獨有靳焉謂在嘉壬辰以前三百五十名之
數或以舊例永行或以新恩暫舉浩蕩之仁實惟

皇上任之夫士也前見法而不偷後見恩而不勸有不灑然共効於明盛之世者非夫矣如曰仕籍方壅制額難廣則未見流之不疏而徒塞其源者是何不爲國長慮也夫會試取式猶空名耳比及殿試則朝廷爵秩諸士流昂於焉焉在非細故也向來一甲三名率由欽定惟是二甲之發軔于郎署也甚捷二甲之紆途于郡邑也甚艱於是人有倖心漸開弊竇頗聞從前收卷中書等官徇私納賄暗記分投若探囊中取效不爽以茲天威咫尺之地玩弄如此無上法甚

矣夫臨軒詩問上實爲政諸臣第以供讀卷之役何可欺也往先禮臣條議肅登對嚴防範一時諸士凜凜奉約束甚盛顧執事之不恪流弊安得除竊議今次試卷宜令監試御史同禮部諸臣嚴行檢查信手分送而讀卷諸臣亦宜憑文是取勿以官爵崇卑漫爲高下一切苟且開新進闕闕之端豈非蕩平盛事哉夫破分房之局則無不盡之才推加額之恩則無不興之士嚴分卷之弊則無倖致之官佐一統文明之盛鼓百僚師濟之風取誠於芻蕘亦庶幾亦有裨

焉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勅下禮部施行 臣愚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